





天津
御
海
銷
章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一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



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若魯子子思孟子親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翼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史公定著為六家則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者

是也後世枝漸繁流漸廣益以縱橫兵農醫卜
之類又別爲九流而其目遂不可勝舉矣余取
其最著者論之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
火雖無譏焉可也凡子之類自十三至十四共
二卷

老子首章讀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句名句可名非常名句無句
名天地之始句有句名萬物之母句故常無句
欲以觀其妙句常有 欲以觀其竅 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今
世之讀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
非常名句無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句萬物之
母句故常無欲句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
其竅然必以前所讀者爲正

王弼易經注淵微玄着正所謂要言不煩者也
至其注老子便覺冗長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
而世說以爲何平叔見王注精奇迺神伏者何
耶或者今道藏經所傳非輔嗣舊本也何平叔

道德二論世亦不傳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識其進道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之類皆是也今世並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千言翼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並行謂之三教

歷萬世而不滅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鍾會曰幽冥晦昧故謂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

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無者也傳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馬光曰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玄牝之門注

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自與太極同

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
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
勞也故曰不勤

其上不皦注

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其無繫汎汎
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

歸根曰靜注

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
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

絕聖棄智章註

司馬光曰屬着也聖智仁義巧利皆古之善道
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誠不足故令三
者皆着於民而喪其實也

重爲輕根註

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
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
君

上德不德註

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
韓非解老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
亦似未是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
分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
也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
而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
或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皆暴橫不
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

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
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
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若不能
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而但守
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
爲雄知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但守其辱然後爲
老子之妙用也谿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絕無佳者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二卷頗能發老子之趣余家舊有抄本今久已失去近代王順渠薛西原有老子憶老子集解二書刻行

黃帝廣成之說唯莊子中載其數語至道之精
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
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

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
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
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
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其
言皆與老子相出入亦是莊子書中精神最發
露處

莊子逍遙舊是難處諸名賢不能拔理於郭向
之外後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
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

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
鷦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
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
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
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
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鷦鷯以營生之路曠故失

適於體外鷦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
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
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
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
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
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

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
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
註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畧去文
詞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
其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迎刃
而解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呂
惠卿王雱陳詳道林疑獨諸人之註與林慮齋
曰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
發題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趣唯山谷內

篇論能見其一斑

黃山谷莊子內篇論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
嚴彼鷓鴣之大鳩鷓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
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
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
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
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

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
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
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
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
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
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
其毋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克符族則有宗
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
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

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
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耳
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附註
周爲齊物之書閔閔以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讀老莊時黃幾復數爲余
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爲非得莊周後世亦
難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
不足以知之

黃幾復消淫義曰消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

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
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
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
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
莊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
孔子也

嘗得蘇東坡註廣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
錄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時但有五子至元增入列子爲六子共莊列
是道荀楊文中子儒家也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葺門圭竇甕牖
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犬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
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

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歎然終日不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者爲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後其門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道亦自枝

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爲田子方再傳而爲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毒遂流於天下儒者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下此者乎墨子今世有其書而禽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爲宋鉏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獲巴齒鄧陵子之屬俱稱墨經而背誦不同相謂

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劔尹文當之韓非子之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以墨

翟宋劔並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或互爲出入者也

莊子之論墨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漢書云墨家者

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其論墨氏之道術不出此矣

自三代而降道散於殊塗諸子百家蓋甚衆矣未有與孔子並稱者然獨稱孔墨又云儒墨者何耶蓋諸子之中獨墨氏最近於儒但儉而太

固又兼愛而畧無等衰一失其中行遂與吾儒大戾耳

墨子之學其道大轂有類於禹故亟稱禹之道猶許行治農而遂為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於古之聖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遠而愈欠其真矣

史記曰墨子蓋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荀子以子弓與仲尼並稱而尊之甚至子弓或

者即仲弓歟蓋孔子於諸人中獨許仲弓以南
面知其不同於群弟子矣同時又有馯臂子弓
恐不足以當此也

孔叢子乃魏安釐王時人孔子之後其道術能
守其家法蓋儒家者流也

春秋時又有曾子子思二書或者出於其門人
所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
文子苑子計然田依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

法縱橫之流也

叢說卷十三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二

自三皇降而爲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爲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爲霸天下不復有王矣然自王而降即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學者喜言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然五霸以齊桓爲稱首而齊桓之所以霸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稱之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於六經齊桓定霸之跡載在管子今觀管子一書自牧民以至輕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輕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威定霸者具在於是矣是皆施之而有實効者也則春秋戰國諸子豈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即立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此數言亦似道家

語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戰國諸人唯功利是圖其能知禮義廉耻者蓋亦鮮矣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

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可以保

常治矣又豈特霸齊而已哉

管子以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吡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
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野處工必於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使旦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嗚呼
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業則民志定矣民志
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則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齊者未必專於
用墨然觀其宗廟之祀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
以朝則亦儉而過苦其術則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名家者
流彭蒙田駢慎到諸人是也韓非有韓非子申
不害有申子商有商君書慎到有慎子今世有
其書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
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

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
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
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
而莊子以槩乎皆嘗有聞許之余觀其說大率
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說固自有一種理
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不覺入於其
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至以尊
賢爲賢與君爭者何等語耶李斯信之遂啓坑
儒焚書之禍嗚呼此正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

也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
曰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爲均使得美
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
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
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藉所以立公
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名者
矣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其言博大不

專於刻急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從生曰法生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反已自正其說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今世又有五子蓋鬻子關尹子尹文子子華子鶡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師但其書不似周初人語或者是偽書也

太史公之論韓非曰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可

謂深得韓非之要矣

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說難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後遂大倍其師說耶

太史公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也故太史公於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深遠矣則知非元出於老

非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

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人學雜及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為堯舜既無參驗是不足為而但欲急近功以取効於目前者為得嗚呼其卒至亡國滅身不亦宜哉縉文瑣語曰戰國文章孟子莊周而下孫武韓非所為最善餘人莫及

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
逮韓非遠甚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
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
巧言虛道此為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刀無力
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為首也

陰陽家有洪範五行傳黃帝占師曠占京氏占
甘氏星經石氏星經及天官書律曆志五行志
諸篇

縱橫家今鬼谷子蘇子樗里子戰國策諸書皆
是

兵家莫過於孫武子其餘六韜黃石公三畧太
公兵法玄女戰經尉僚子吳子李衛公問對素
書之類皆出其下

史記中有環淵接子鄒衍鄒奭之徒注云接子
二篇鄒奭十二篇

史記又有劇子尸子劉向別錄曰尸子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鞅規也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

藝文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醫家如素問中內經與靈樞經之類蓋深明於陰陽之數而深文隱義亦非後人可及縱不出於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倉公所傳而本之於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則八十一難亦皆古先聖賢之書皆能知氣運之流轉血脉之盛衰病

因之淺深治療之先後醫家必能知此則處方投劑可以取効今世但以朱丹溪爲儒醫學醫者皆從此入門而不知素難爲何物矣正如學者不體認經書但取舊人文字模倣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學者以誤國醫以殺人其禍亦豈小小哉

世有神農書蓋孔門如樊遲請學稼孟子時則許行爲神農之言或者是此輩假托爲之耳元魏賈氏有農桑要術後有東魯王氏農書大率

皆農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傳與焦贛易林郭璞洞林風角占諸書此皆卜者之流又有唐子一書藝文類聚引用當是唐已前書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於唐舉

呂氏春秋乃呂不韋之客所著蓋呂不韋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又欲著書以自名家故門下之客共成此書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語又出於衆人之手言多駁雜

遠在諸子之下

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興化致理也

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聃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若果能此則去皞皞之風不遠矣

文帝時有賈誼新書大率皆論治即以政事書

演繹而廣之者也先儒謂賈誼通達國體又其
書所言如鑄錢儲蓄勸種宿麥諸篇則其學或
本於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
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爲董子所著然其言多
襍祥讖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
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大山
小山八公之徒來從之遊遂共爲此書蓋雜出

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無不貫綜博大弘
衍可謂極備但其言舛駁不倫亦未足以道術
名家也

桓次公鹽鐵論蓋次公見桑孔言利太急故假
文學與之辯難言興利固自有源不專在剖刻
其言蓋亦本之管子

劉向說苑新序蓋儒家者流其所載春秋戰國
之事連類比事成一家之言於漢儒中最爲雅

馴

漢末有楊子雲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而韓昌黎至比之荀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也犬醇而小疵

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東漢有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

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於諸子矣

隨末有文中子其所著有續詩有元經以續書其中說亦所以擬論語觀其所論皆本之王道當亦不在荀卿楊雄之下其道雖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門人薛收房喬魏徵李靖輩遂以其學用之于唐佐太宗開太平之業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於六籍其猶奴隸也夫六籍六經也苟得爲其奴隸則亦得以窺聖人

之門墻而非離經叛道者矣

漢以下有鄒子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盜麥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叢說十四卷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爲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壽節則擇吾儒中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而不能將無能之而其道自不可滅耶黃山谷
言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
內蓋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然釋教之所以大明於世者亦賴吾儒有以
弘之耳梁時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
所載皆吾儒文字中之闡揚釋教者宋張商英
亦有護法論唐宋人文章妙麗而深明內典者
莫過於白太傅蘇端明黃太史其言亦足以弘
明大教故取其文數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語則

載在老莊篇中茲不錄自十五以至十六共二
卷

佛氏之教自東漢末流入震旦遂芽蘖於此矣
其初猶未蔓延然其遺實清虛玄遠士君子之
性資高曠者易為所染不覺浸浸入於其中至
典午氏一時諸勝流輩喜談名理而佛氏之教
奕奕玄勝故競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謝太傅
叔姪劉尹王長史郗嘉賓許玄度諸人與支道
林竺法深法汰于開法高座法岡諸道人往復

論難研覈宗本其理愈爲精深而佛教始大行於中國矣

清談肇於東漢末至魏而盛魏時如何宴王弼鍾會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輩樂於誕傲遂專崇莊子蓋莊子雖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齊得喪正與誕放者合及其誕放之極卒致五胡之禍而過江諸公遂以清虛玄遠爲宗而盛談釋典矣

夫楊氏爲我技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卽老氏之教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卽釋氏之教也今世不謂二氏與楊墨同然天地間自有此二種道理吾聖人之教其卽所謂執中而能權者耶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

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
菩薩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
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
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蓋諸經皆有所主各
執一偏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
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
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蜜也六
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
也三曰羼提羼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
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脩萬
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
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鄣
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

萬慮五日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日漏盡通慧解
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
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
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
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無所不有如維摩經
說富樓那爲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爲
富樓那言此比丘又發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
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卽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
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卽時豁然還得

本心此所謂宿命通者非耶佛圖澄乳房有一
孔以絮塞之夜間讀經拔去此絮則光照一室
又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徹見掌中此
所謂天眼通者非耶鳩摩羅什聽塔上鈴聲則
知國之興廢此所謂天耳通者非耶達磨知梁
之將亡遂踏蘆渡江而去寶誌公每行遊市中
其錫杖上常懸剪刀一把尺一條拂子一柄鏡
一面夫剪者齊也尺者梁也拂者陳也鏡者明
也蓋言其身歷齊梁陳三朝誌公本葬靈谷至

我朝太祖因其處與孝陵有妨遂遷其骨塔於鷄鳴山皆以預識其身後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髮此所謂未來心之明者非耶蓋其神通靈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所謂六通三明豈顧神其說以欺後世哉然此佛家謂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爲貴也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經中要旨昔有人於五祖處參學回偶誦此二語六祖惠能於道中聞之有動於

中遂往參禮時五祖道場中法侶雲集惟惠能了悟遂傳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經文之義蓋應無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則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斷滅相矣故要時時生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瓏透徹應變無方若有所住即爲有主有主則碍故不可住至後又云應生無所住心此義曉然易見矣此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安得不辨正之哉

今世人所謂心經者亦是不知出經之由故謬呼之耳蓋此本是大般若經因其卷數太多條難尋究故撮其旨要而爲此經以心爲名蓋言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晉世出經目亦有阿毘曇心出經序云阿毘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詠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况般若者爲六度之導師而此經亦領其宗會故亦以心名之言其爲大般若經之心則心字屬在上當呼爲般若波羅蜜多心

而經字則其總稱耳何故直呼爲心經今舉世人念心經皆失其本旨則義何由明惟晁文元深於內典其法藏碎金稱般若心經蓋得出經之由矣

蓮經內觀音普門品其所說偈語不但理勝卽於本教中亦大有闡揚昔李文正公初見某禪師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不卽對文正忿然不悅復詈聲而問師曰卽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文正於言

下大悟蓋人一惡念生卽見諸惡趣如刀山枷
鈕毒呪之類是也唯念觀音之力卽生善念善
念生者惡念卽滅惡念滅者惡趣亦滅其言何
等圓妙雖吾宣尼老師而在猶當北面世欲輕
議之者何耶

四十三章經極爲淺俗而世共宗尚之以爲佛
之所說不知何謂

經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
驕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
不俗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
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卽如
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
其旣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
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
耶

法藏碎金云。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凝明。此禪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於密。令人不可窺測。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立子末後之相。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後之心。此語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冥息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嘗疑莊子與佛氏其理說到至處。時有相合者。晁文元之論內典亦常與莊子相出入。蓋因晉時諸賢最深於莊子。又喜談佛。而諸道人皆與之研覈論難。尋究宗極。夫理到至處。本無不同。而出經者又諸道人也。蓋佛之出世。雖在莊子

前而佛經之入中土在莊子後則假借以相緣飾或未可知也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山谷於教中極有精詣處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然脫洒却是教中第一妙用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

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浩耳密師溫克蓋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恨公不識範公也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諭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

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
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畏怒
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
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
是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一時諸人皆不能及
如答茂衡通判書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若沉
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爲不迴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此語甚有妙解即諸尊宿語錄中恐亦不
可多得

蘇長公在惠州與叅寥書自省事以來亦粗爲
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諸
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乎
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
滿院晦堂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

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將機鋒觸人最易開悟若吾儒便費許多辭說

黃山谷云儒者常論佛寺之費蓋中民禹家之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

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

叢說十五卷終

叢說

卷之十五

二

四友齋叢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後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
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
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

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願願生極樂土莫疾
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
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
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
萬佛之秘藏盡矣

白太傅與濟法師書曰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
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
者其義有二欲而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
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
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
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以爲闡提
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
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
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
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
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
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
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爲說
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瀆者不隨人之根性也
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
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
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

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
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
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
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
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
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
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
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

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
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
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兩潤據此後三
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
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
說法又云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
通慧又觀不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
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
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
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及其將孰依
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
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
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
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
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忍
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
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
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卽反
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
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
乘卽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
卽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
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語如來是真語實語

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
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論者
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
無明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
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
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
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
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

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
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
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
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
論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
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
仍望指陳著於翰墨

蘇東坡勝相院經藏記云有大比丘惟簡號曰
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

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
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
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
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
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
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
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
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
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

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浪史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

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
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
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
覺者。覺寤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
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
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
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
不煩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
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吾言。於

一彈指間。洗我千劫罪。

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云。法界門中無孤
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
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崢嶸。
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
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
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蚕
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
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

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
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饑百人而不湯未
後以檀施之餘建蓮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
奩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顏佛事莊嚴自謂愜
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興法
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媵夸耶於山谷意
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
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
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屢不知文字

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
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旣益被譏謗者亦知
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
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真權
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即具
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目徧入
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
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諸子回心
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成熟

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然曰
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爲轉此法
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者
余觀諸尊宿話頭載在傳燈錄與五燈會元者
其機鋒雖甚利而於心性元無干涉然禪家以
此爲妙用蓋只是要將這箇東西撥得圓轉通
無滯碍則一有所觸便能悟入古人於此處得
力甚多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
運後蓋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
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
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
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
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
二宗言頓悟漸脩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
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
惠豈康樂之所敢望者哉故康樂欲入白蓮社
惠遠尚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世傳康樂被刑
是尸解也

今世方士大率創為性命雙脩之說以哄人而
士大夫往往信之夫佛氏以寂滅為樂固不待
論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頭如何立功課之語
此後元世釋典
蓋此身及四大假合畢竟歸於空寂經云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不知今世人要將此
臭皮囊放在何處去也

昔何次道在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宙宇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
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

况破世人之情
因此可為一
頃

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積財巨
萬然後兼脩性命壽至數百歲享盡世間之福
臨了又作活佛其志之大豈不又萬萬於何次
道耶然世豈有是事不如裴晉公言雞猪羊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待到便行蓋深得達生之
理

佛家以經論律為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
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
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觀者惟清淨經定觀

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內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
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
黃庭內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
古其他皆蕪穢冗雜不足觀矣而道家遂以老
莊各家傳註與諸子諸方書湊成五千四十八
卷以配佛藏夫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言愈簡
則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哉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
多世傳有三千六百家蓋劍術符水御女服金

丹服日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子
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
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縱或得成亦只是幻佛
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如
是脩行則能永離於幻乃知也佛家之覺正照
幻之慧燈破幻之法劍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
認賊爲子其去大道不知幾萬由旬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為不朽文章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之為文者其質離矣夫夫質而徒事於文其即太史公所譏務華絕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

言曰寄興非遠而肇悅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學文者之鍼砭耶余偶有所見隨筆記之知不足以盡文之變也得一卷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書近代則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必欲使體備質文辭蕪麗則去

人不遠矣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至莊周屈原可謂無以加矣蓋莊之汪洋自恣屈之纏綿悽婉莊是道德之別傳屈乃風雅之流亞然各極其至若屈原之騷同時如宋玉景差漢之賈誼司馬相如猶能彷彿其一二莊之南華經後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屈子所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又能窺測理性蓋庶幾聞道者蓋古人自有卓然之見開口便是立

言不若後人但做文字

世變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於人品語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傳中載趙高與李斯辨難諸語即典籍中亦豈多見夫以始皇之雄傑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國去封建而郡縣天下欲愚黔首以絕天下之口故焚棄典籍一切以吏爲師巡游觀采幾遍天下一時莫敢與之異議雖皆霸者之事本無足采然不可不謂之奇矣趙高以一宦豎而言辭辨難與

斯角勝斯亦似爲之少屈今載在李斯傳中不知與史記增多少光采後世非但史才不及古人即欲以此等語言載之史傳中亦何可復得耶

李斯從始皇巡遊其諸山刻石殊簡質典雅如三句一韻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盖自雅頌之後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後便有李斯諸山刻石

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此談文之最也唯文不

滅質博不溺心斯可以言文矣然世豈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後人所及如吳越春秋伍員諫伐齊云譬猶盤石之田無立其苗甚爲古雅勝左傳語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婦人耳其荅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可謂然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彷彿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袁粲妙德先生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旣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

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之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遺詞過壯則與事相遠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可謂切中今時作文之弊矣

自漢以後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爲文章然必如枚叔七發相如封禪文東方朔荅客難揚雄解嘲劇秦美新班固典引荅賓戲曹子建七啓

諸篇閎深偉麗方可謂之文章至於後世碑傳記序乃史家之流別耳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駰武后哀冊文柳子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壞道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黃山谷
之文蘊藉有趣味時出魏晉人語便可與坡老
並駕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特
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時有高勝語如韓幹御馬圖跋尾云
蓋雖天厩四十萬匹亦難得全材今天下以孤
蹄棄驪可勝歎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許多
感慨而勁潔可愛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

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
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國文集序與
小山集序宋完字序思州復古記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字甚佳如
蘇公作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碑富
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度嚴
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歐陽公推喜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
等頓挫當迥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

並駕

魯南豐文嚴正質直刊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人之文常稱歐蘇又曰歐曾、

東坡云作文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捉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

乎是之謂辭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山谷云章子厚嘗爲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取信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山谷云作文自造語最難老杜作詩韓退之作

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
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
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
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
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
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
濤崛起如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
也

蘇子瞻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

俗所亂可爲太息

黃山谷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
州還後朝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夫新淺露無
一足觀者矣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
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
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
我朝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之

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我朝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文字尚不可得何論史漢哉、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自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劬書最號該博然

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討巡邊差蓋以觀西北形勢又欲遍訪關中諸公也旣遍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暮命有司治盤榼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絕歎服以爲不能加

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於藻蒨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

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北諸公比之彼
真一儉父耳

今言中載 世宗皇帝加 太祖 成祖徽號
冊文淺鄙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
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潘
勗作曹公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
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爲典重
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旣處清華之地獨
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 朝廷委任之重

耶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
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
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
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
皆有訓飭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
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
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卽所謂一箇八寸
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爲美苟過於晦澁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似歐李西涯似蘇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不可廢者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槐野先生嘗語及之槐

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選之人將好者盡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爲尋訪續刻以傳後槐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沒不傳可歎可歎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敵但持論大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作便可越李度康與古人爭鶩矣

槐野作文聞嘗置六七稿每篇必擇六七脫稿乃始出示人故其文甚工恨与古人變化之法又專刻之

句一字同修此序
全錄玉象象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
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冰由
於積水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盡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余嘗
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
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
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談史漢然豈
能有此一字邪今錄於左方
化鬚疏有序

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
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
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

伏以天闔之有刺地用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
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于廼因人
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謚傳插種之方惟小
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
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
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楛楛擊地以

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使者
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豈敢易撚於覓句。
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視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
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
相誇詡。然文實不甚佳。余最不喜之。蓋祝支山
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既鮮識見。又無古法。
終未盡善。其為黃羨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
時。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

減。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
許語。云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七意既高。而遣
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
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
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乃近代名作也。觀
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
木為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

無珠世但喜其橫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元

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
工拙不同要之六義不可一日闕於天下者也
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
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
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
所謂於六義有闕者是也况六義者既無意象

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不下帶祆又何恠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生耶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心而其所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自十八以至十九共二卷

詩以性情為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稱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連屬何等妥貼今人但摸倣古人詞句餽飭成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終是未善

詩苟發於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順措詞

妥貼音調和暢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然豈可
以易言哉

婉暢二字亦是詩家切要語蓋暢而不婉則近
於麤婉而不暢則入于晦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荀求
風力適迅則自十九首之後便有劉楨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
步驟於劉楨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蓋
顯然明著者也則知鍾參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
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
康樂爲然如惠運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
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參軍雕刻組績
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
盤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
旣高而風力充勁便可與左太冲抗

永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
但以其工為柔曼之語故之風骨猶不甚委靡
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
人則頹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
之哉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
婉繆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
彤官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

余少時嘗於

懷中偶得嵇集

甚愛之自後嘗持

此目臨以爲此

法字而此觀山谷

深更自也

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
世故者暫得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
塵矣何況深其義味者乎

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於鑪錘之功不遺
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蓋二
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山谷云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幅塞因學書畫
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

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與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何未嫁梁鴻正須婦主維贈房瑄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

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

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繆吳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玉小

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
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
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
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王荆公有唐人百家詩選余舊無此書常思一
見之近聞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閱其中大半
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
無闕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荆
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元人楊仲弘所選唐音余小時見其盛傳然格
律甚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詩者諷詠而已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棟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
格最正

古之論詩者如唐僧皎然之詩式宋嚴羽卿之
詩話亦藝苑之標的也

至近時皇甫百泉解新語一出遂可與詩品
抗行矣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

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其詩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

隱君詩余則以爲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並刻恨未能也

沈宋始創爲律詩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詩句用之夫律詩之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詩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言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王右丞古詩有絕佳者如瓜園贈裴十一迪納

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耶
在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也今選詩者俱不
之取而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
常左司性情簡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
減陶靜節唐人中五言有陶謝遺韻者獨左司
一人、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絕倡七言絕句則唯
王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風人推柳儀曹騷雅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髣

髴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
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
儀曹之上

白傳詩事嘗不
佳於老嫗都
曉此何等傍
已真率而至人
也如意味自相合
要不可不刊

余最喜白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
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爲工耶世又以元微之
與白並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
肩耳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
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

彷彿填堵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
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
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為當
為古今長歌第一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
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為齊梁樂府之將
領也

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
事者使白居易張藉為之未必能也

中唐已後之詩唯王建最為淺俗文苑英華寄
贈內建詩自上武元衡相公後十四首中間如
脫下御衣先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等句此似
今相禮者白席之語煥糟鄙俚宋元人所不道
者何足以點唐詩哉

張籍長於樂府如節婦吟等篇真擅場之作其
七言律亦只是王建之流耳如早朝寄白舍人
嚴郎中云燭暗有時衝石柱雪深無處認沙堤
此是何等語

此見公造詣
此道人所不
通

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
靜身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
若廬嶽高僧留陶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
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
則索然矣而世傳誦以爲佳者何耶豈承襲旣
久亦世之耳鑿者多也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出狹
斜痛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
還朝奇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

抵飾奇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
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余嘗疑牧之雖
有才藻然浮薄太甚奇章似待之太過及觀其
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
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
文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
之意顧托之此耶則奇章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体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温
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温飛船西州曲單衫杏子

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
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
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
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
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
詠月云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
簾卷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婦無
粉黛只是送嬋娟詠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奈

此香何瑤席乘涼設金鞦落晚過迴衾燈照綺
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權歌效江南
曲云郎舡安兩槳儂舸動雙橈掃黛開宮額裁
裙約楚腰乖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
唱欲羨秦臺簫又効徐陵體賜更衣云密帳真
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官眉正闢強結
帶懸梔子繡領刺鴛鴦經寒衣省夜金斗熨沉
香此作使雜之玉臺新詠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哉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
酒夜深沾亦自娉暢可詠

黃山谷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
初不謂然久之東坡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
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轡如枯絃
敝軫雖能成聲而踈闊迭宕不滿人耳少焉遂
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
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

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
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
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
人之詩雖則尖新大露圭角之渾厚之氣然能
舖寫情景不專事綺縠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
形者大相逕庭矣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
宋人此非知言者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二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道園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

余於元人中獨取張外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

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貞白之流也
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大率似
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
名理者耶余愛而錄之以俟知者昔阮光祿道
白馬論以爲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
不知者道也

不愛崑岡玉不愛江漢珠愛已一蒼璧有之利
有餘吾生爲我有其利當何如論爵不足貴論
富不能踰達生命之情順生以自娛

荆人有遺弓索之將奚爲且荆人遺之乃荆人
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聞則曰去
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
有莫知其所始

墨子歎染絲所歎一何長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奚獨染絲然染國在所當有染如伊臯禹
湯稱聖王殷紂染惡來旣染國亦亡染士如孔
聃死久道弥光

魯君聘顏闔踰垣避使者我非惡富貴君胡獨

不捨全生以爲上、迫生以爲下、當知得道人治國其土直、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說者、乃是公孫枝、獻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賢者倘不遇、後世誰當知、

昔者齊桓公往見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見且弗得、驚爵固輕主、驚霸亦輕士、夫子縱驚爵、驚霸吾敢爾、所以終見之不爲從者、止誰云、內行缺論霸亦可矣、

桓公遇甯戚、飯牛中夜起、賜之以衣冠、一說境內理再說爲天下、桓公以師事衛、與齊不遠、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惡、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難全用長、當若此、

業煩則無功、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國人逐狡兔、因之殺子陽、嚴刑無所赦、適見召亂亡、

齊有善相狗、假買取鼠者、數年不取鼠、畜之不
如捨相曰、實良狗、志在麀塵鹿、欲觀取鼠能請

書言 卷之十九 三
桎其後足。桎足乃取鼠淹爾驥。葵氣安得忘言。徒喻此鴻鵠志。

燕雀爭善處。處在大屋下。狗狗甚相樂。子毋得相哺。一朝竈突決。火炎屋棟燬。燕雀色不變。不知禍及已。人臣私聚歛。迷國壞綱紀。孰謂斯人智。不如燕雀耳。

右張外史古詩十首。余嘗得一掛軸。乃倪雲林作小楷書之者。書學大令。亦妙絕。每意緒不佳。即取出懸之。吟諷數迴。覺形神俱暢。

倪雲林無錫人名璿。字元鎮。家富於財。所居有清閔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常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常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元人最稱楊鐵崖。其才誠爲過人。然不過學李長吉。其高者近李洪奉。終非正脈。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
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我朝國
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
稍闊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
勝

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
之而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
太工之興象耳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雖以文章經國然

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
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
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
陳拾遺乎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
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
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
歸省燕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
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

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
機、衆人傳翫以爲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
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
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
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
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
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
涯卽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
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

士亦豈偶然者哉、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
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嘗言作詩必須學杜、詩
至杜子美如至方不能加規、至圓不能加矩矣、
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
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說必要學杜、則是學
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
筏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

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藻絢
出何李之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臬校刻
者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見託
恨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
數年未死終當了此一舉此百世大業若使其
湮滅不傳則余之負二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
大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

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菱溪則
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
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
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
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
於精潔失其本色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
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
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
皆翩翩欲度驂騑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

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鵬冠孟望之
洋則大復門人譽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子之
流歟

余在衡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
閑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
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
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本求槐野作
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首可其意者蓋此老
學杖余嘗聽其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

捷有頓挫而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
若近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
又當何如耶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
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
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
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
秋虫子母鷄此處風光小菴柱可能無我一青
葵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

豈容易可及、盡學黃子、亦甚佳、今質在朱象
玄處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
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廬、王氏教書、王亦吳
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
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
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遍
請吳中善詩者賞之、人為張具徵、戲樂留連數

日而罷、此亦一時盛事也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
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耶
匏菴、范菴、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
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
寫出、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
今有刻集、徃徃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二
三十首、疊疊不休、即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
皆可傳誄、與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

不虛也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
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聲也此先生自謙耳
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今
人作詩如詠一物撇了題目不知說到甚處去
又一句說上天一句說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
無血脉動輒卽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見者
同聲和之乃知覓一堂上人正自不易
熊軫峯名字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

詩爲松江守有郡齋賞牡丹詩嘗憶得上半
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
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云云詩旣妙麗
正是作太守之語又嘗作二絕句二首贈余其
一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覺我道區明經
緯恢儒寢其一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圍玉蘭與
子共雕琢澤物脉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獨望
於某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
此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熊軫峯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中最有才望者軫峯設席於白龍潭款之遂相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軫峯詩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玉滿田吹帽最憐憂國士

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零雲影前二詩皆清新警拔且中間有無限理趣後有作志者亦可備郡中一勝事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亦自可愛但其子黷貨無厭而此老爲其所蔽遂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愛木汝可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即

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賈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
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過方纔看詩看至詠牛
女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
是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
慰問情意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
事權悉付之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問之雙江
曰我中鄉舉時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
試往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

惟中爲最汝至京浪往見之故我到京邸造見
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
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
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
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
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
減六朝人耶

王雅宜之詩清警絕倫無一點塵俗氣真所謂

以此作可不朽
古人著他文
棟梓刻之相
月是於事

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天未見其止惜哉

黃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既正辭復俊拔黃摹寫精深皇甫思致淵來余以爲徐迪功之後當共推此二人耳世復有異同正杜少陵所謂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余友朱射陂曰藩最工詩但平生所慕向者劉南坦楊升庵二人故喜用僻事特作險怪語如贈余致仕詩其後聯云烟灌野陰滋畎蕙宮城

曙月響山鶯其前一句余不能解蓋有所本必非杜撰語但余偶不能省耳其七言律之學溫李者可稱入律

鶯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鬪鴨種成芳樹好藏鶯殊有雅思

靖嘉中朝廷火災後將鼎新三殿令兩京各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余憶得其中間兩聯云司空慣見渾閑裏村僕無知歎費財方信鷺鷥能割股也知鷓鴣可

消災雖則戲調之辭然亦有諷有諭切中事情
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嘗對孫季泉極稱黃質山淳父之詩季泉曰吾
亦見其詩時有省眼句

近日鎮江一庠友來松乃鄔佩之子佩之以詩
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欸之飯見其扇頭有細書
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客
世無狗監莫論才余極愛之以爲近代之詩亦
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君弼後訪之陸乃江

都人歐崙山弟子也

吾友徐長谷見詩文之佳者則曰此人肚內有丹

又嘗見語云公肚中曾結過丹凡有語言便與
人不同此雖見諛然長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
中一妙訣也學者若悟得便是如來高足弟子
然舉此一大公案告人無一人肯信今人遍身
穿着羅綺光怪奪目然肚中不曾有飯何論於
丹

國

元卷之十九

十四

